



绘图科幻精品丛书

隐身 新娘

原著 [法]儒勒·凡尔纳

改编 刘 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绘图科幻精品丛书

隐身新娘

原著 [法]儒勒·凡尔纳

改编 刘 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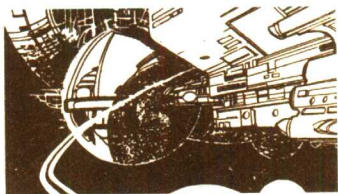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4 字数 54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28-1726-4/N·183

定价:5.00 元



序 言

作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人类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是，在一定的现实阶段，这种能力总是有限的。在我们的认识能力暂时不能及的地方，这无限广阔且极其丰富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过去和未来又是什么样子？于是，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就产生了幻想。在古代，这种幻想表现为神话。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诞生后，便有了科学幻想和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诞生后，科学家发现它是普及科学知识和传播科学精神的一种好载体；而文学家则通过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反映人、科学、社会的关系。

科幻小说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注重科幻小说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作用。处于成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因其心理特点，对科幻小说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爱好。怎样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科幻小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

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说过：“科幻小说是一种关于科学未来和科学家未来的小说。”严肃的科幻小说，其中对未来科学的有关描写是在当今现实科学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这种推想有可能在将来实现，也有可能不能实现，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推想看成是现实的科



学。当然,正是这大胆的推想,也就是幻想,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激发了读者的求知欲,使他们热爱科学,向往科学,开阔眼界,拓展思维。科幻小说在这里起到了启迪科学精神的作用。

科幻小说往往是在一种幻想中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或讴歌正义,谴责邪恶,或反思人的本性,探索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幻小说让人类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借助科学幻想的力量得到弘扬。



也有些科幻小说反映科学发展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局限性和技术的负面效应提出警示,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也有一些科幻小说,渲染所谓世界的末日、人类的末日,其作用是消极的,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这也是我们在指导青少年阅读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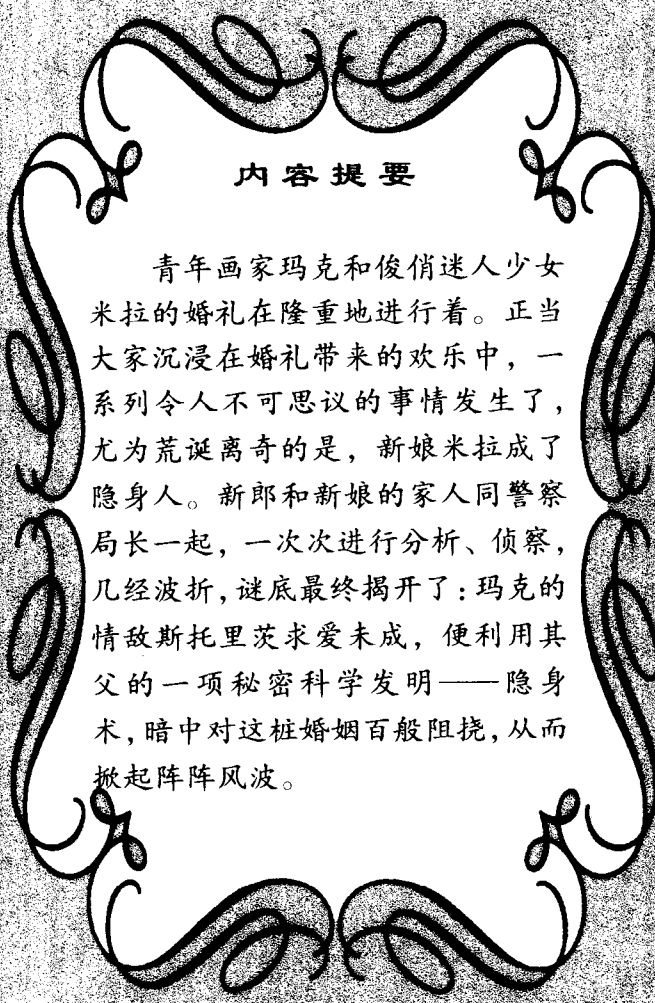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绘图科幻精品丛书”,包括经典的和现代的科幻小说数种,挑选精当,主题严肃,并配以生动的图画,做到了图文并茂,相信能使读者赏心悦目地感受到科幻小说的魅力。

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处在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科幻小说集科学与文学于一身,应当在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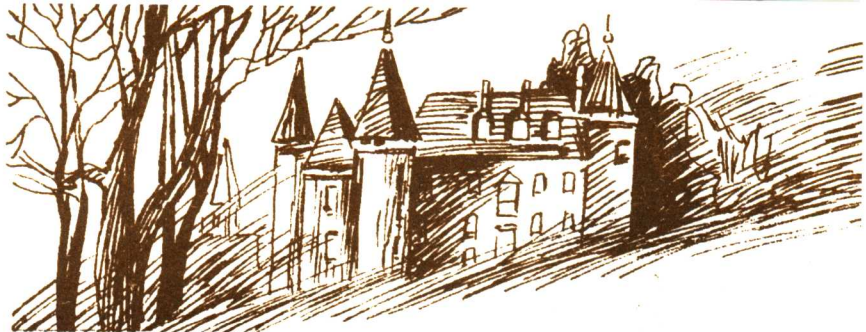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张民生



内 容 提 要

青年画家玛克和俊俏迷人少女米拉的婚礼在隆重地进行着。正当大家沉浸在婚礼带来的欢乐中，一系列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尤为荒诞离奇的是，新娘米拉成了隐身人。新郎和新娘的家人同警察局长一起，一次次进行分析、侦察，几经波折，谜底最终揭开了：玛克的情敌斯托里茨求爱未成，便利用其父的一项秘密科学发明——隐身术，暗中对这桩婚姻百般阻挠，从而掀起阵阵风波。



1757年4月4日，我收到了弟弟玛克从匈牙利南部城市拉兹寄来的信，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尽早来，亲爱的亨利，这里的景色真是美极了，我想你一定不会对这趟旅行感到懊悔的。”

这将是一次我期待已久的愉快旅行，因为我的目的是去参加弟弟玛克的婚礼。但谁又会晓得，信中的最后一句话竟预示着我在这次旅行中将卷进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去。我在这里要讲述的也许是一个连最大胆的作家都不敢下笔的荒诞故事，但却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1





玛克是一位在法国颇有名望的肖像画家，今年28岁。我比他年长8岁。由于自幼父母双亡，兄弟俩相依为命，因此我对他还包含着一层深深的父亲般的感情。

如今，玛克快要结婚了。他在匈牙利南方重镇——拉兹已经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名门望族罗特利契医生一家。罗特利契一家除了医生本人外，还有他妻子罗特利契太太、儿子哈拉朗上尉和女儿米拉。

我弟弟的新娘就是这位米拉小姐。他在信中告诉我，这位年轻姑娘的美丽容貌、娴雅风度使他如痴如醉，而他的才识、谈吐也使米拉·罗特利契芳心欢悦。谁都会觉得他俩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好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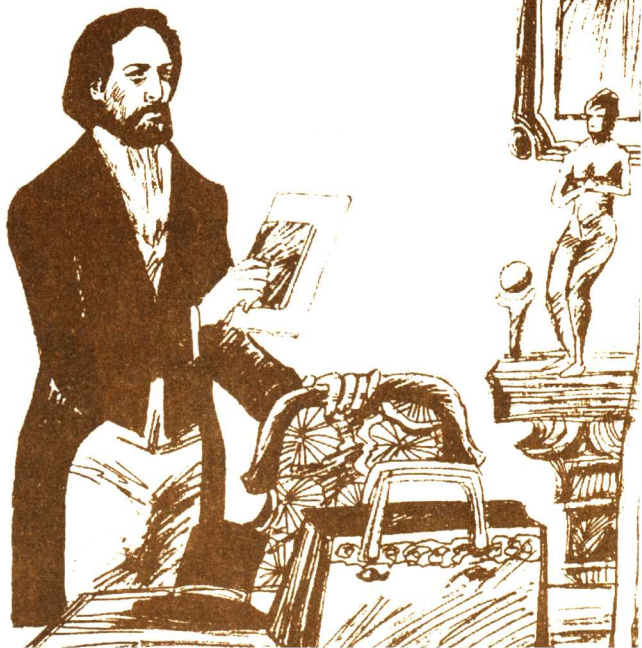


玛克急切地想把她引见给我。这次来信，就是请我以家长的身分前往拉兹，为他做证婚人。

我决定这样安排自己的行程：去的时候，一半路程搭乘驿车，一半路程取道多瑙河水路。这样，我就可以观赏到沿途的旖旎风光。

我把几件急事处理了一下，办齐了玛克要我携带的证件，决定于4月14日正式出发。

出发的前一天，我到警察局办公室领取护照，碰到了熟识的警察中尉斯捷潘。





“亲爱的亨利，请向令弟转达我衷心的祝贺！他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可能会招致一些人的嫉妒。”中尉欲言又止，沉吟了一下，“倘若我告诉你，是不是有些冒昧……”

“冒昧？”我惊讶地问。

“对，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总而言之，可能令弟还一无所知。”

“请您说清楚，好朋友，我实在捉摸不透，您是指什么而言。”

“昨晚，我在奥地利大使馆的晚会上，碰到了一位熟识的匈牙利军官。据他所说，罗特利契小姐曾受到一位特殊人物的爱慕。

那位先生向她家提亲，被罗特利契医生一口回绝了，但这件事却在拉兹引起了不少风言风语。”

“那就不必担心，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回答说，“不过，我却很想知道这位失意的男子究竟是谁。”



“威廉·斯托里茨。”

“他？德国化学家的儿子？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那位炼丹术士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

“正是！”

“哎呀，这位奥多先生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由于他的发明创造，他的名声已经远扬四海啦！他不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吗？”

“不错，但他的儿子威廉还活着。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角色，你们对此人要多加留神。”



5



“谢谢您的提醒，亲爱的朋友。”我真挚地握了握斯捷潘的手。然后，我回到家里，把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料理完毕。



第二天上午，我在驿站乘上四轮马车离开了巴黎，开始了我的旅行。十多天后我到达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并于4月27日登上了“多罗德”客船。那般勤的流水顺着迷人的多瑙河将把我最终送到拉兹城。

在航行途中，有个陌生的乘客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的行动举止实在太古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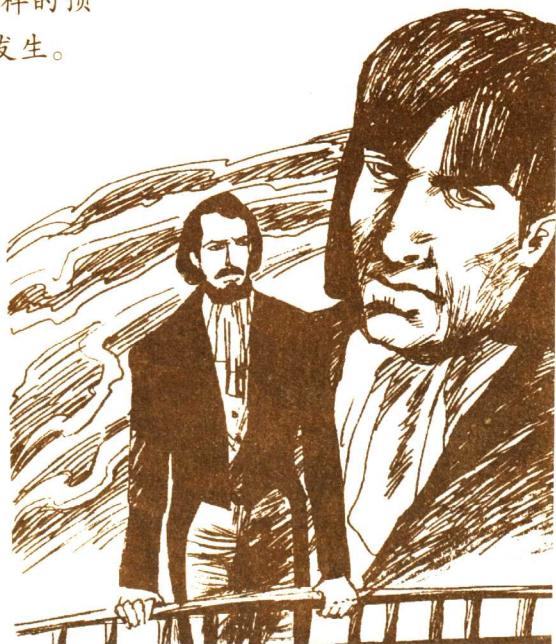
此人大约35岁，高个子，长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脸色严峻，目光逼人，看得出是个难以接近的人。他目空一切，傲慢无礼，讲话干巴巴的，令人讨厌。即使在询问时，他也是用命令的口气。

经过仔细观察，我断定他是一个德国人，因为在他身上有典型的日耳曼人的特征。后来，我在船长那儿证实了我的判断。



5月9日,上午9点,我正要进舱,那个德国人从舱里出来,我们差点撞个满怀。他向我射来两道奇特的目光,使我感到十分突兀。这目光不仅傲慢无礼,而且还使我隐隐感到一种很深的敌意。

他到底想干什么?是否仅仅因为我是一个法国人就对我怀恨在心?也许这家伙已经从我旅行箱上的姓名知道了我是谁。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认识他,因为我对他实在没有什么好感。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定有什么事会发生。





5月11日下午5点,客船终于到达了我期待已久的拉兹城。

我站在船的左舷,望着码头,凝神寻找人群中的弟弟玛克。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了,忽然有人在我背后用德语诅咒似地说了一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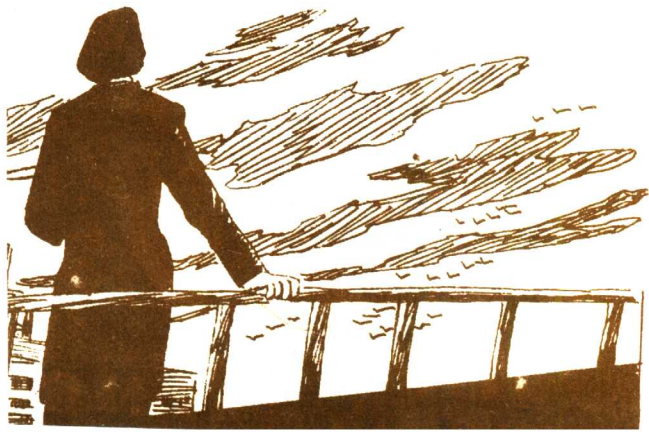
“假使玛克·维达尔娶了米拉·罗特利契做妻子,米拉要遭殃!玛克也要遭殃!”

8

我猛地转过身子——一个人也没有。然而,刚才明明有人跟我讲过话。我甚至可以感到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并不十分陌生。

我惶惶不安地环视四周,还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难道这仅仅是我的一种幻觉?难道我的神经出了毛病?



我只得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拿起皮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喧闹的人群中挤下了船。

果然，玛克已经在码头上等我了。他张开双臂，兴奋地把我紧紧抱住。

与玛克同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上尉军官，他就是哈拉朗·罗特利契，我弟弟未来的内兄，一个中等个子、仪表堂堂的年轻人。他眼神中有一种贵族高傲的气质，但却不乏热情，一眼望去就给人好感。

玛克为我们作了相互介绍，接着就把我带到为我准备的住处——特梅丝瓦尔公寓。我的房间就在玛克的隔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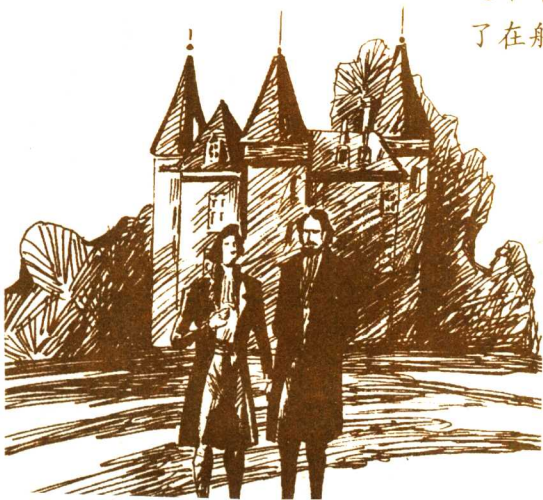




我把对罗特利契家的首次拜访确定在第二天，然后，哈拉朗上尉就告辞回家了。这样，在当天，我和玛克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长谈，畅叙离别之情。

玛克告诉了我怎样认识罗特利契一家的经过，以及怎样与米拉小姐由相识、相爱到最后准备结婚的整个过程。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他的新娘将是一位美丽多情、温柔善良的匈牙利少女。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起了出发前斯捷潘中尉对我说过的事，以及在船上听到的那番警告。我觉得有必要把威廉·斯托里茨的事情告诉玛克。当然，在还不十分确定之前，我隐瞒了在船上遇到的怪事。





玛克听了我的叙述之后,做了一个不屑一谈的手势:

11

“这事我知道,他的求婚早被拒绝了。”

“米拉小姐是否知道这事?”我担心地问。

“我想她不会知道。”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登门求婚?”

“没有,他心里清楚,这是枉费心机。”

“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

“不,威廉·斯托里茨是个行踪诡秘、深居简出的怪人,住在戴凯里大街一幢偏僻的屋子里。由于他是一个德国人,光凭这一点,就足以遭到罗特利契先生的拒绝,因为匈牙利人对日耳曼人一向没有好感。”



“你见过他吗？”

“见到过几回。”

“他现在是不是在拉兹？”

“我不能确定，不过，我似乎已有两个星期没见他了。”

“最好他能离开这个城市。”

“算了，”玛克说，“他愿去哪儿就去哪儿！倘若哪天冒出个斯托里茨夫人，她决不会是米拉。”

既然玛克那么自信，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10点半，我们回到了公寓。由于旅途劳累，我上床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突然，我从床上惊跳起来：我在做梦吗？是恶梦还是心悸？——我仿佛在睡意朦胧中，又听到了“多罗德”号船上似曾听到过的话——那些威胁着玛克和米拉的警告。